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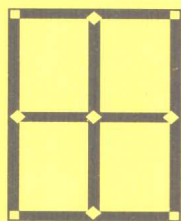
ལྷོ་ཁྱེད་ཀྱི་རྒྱལ་ཁྱེད་ཀྱི་

苍茫古道：
挥不去的历史背影

走进西藏
范稳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ᠤᠯᠦᠨ ᠶ᠋ᠢᠰᠡᠭᠡᠷ ᠲᠣᠮᠤ

苍茫古道： 挥不去的历史 背影

走进西藏

范 稳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6506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 /
范稳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

(走进西藏)

ISBN 7-222-02899-4

I. 苍... II. 范... III. ①藏族—
民族历史—中国 ②纳西族—民
族历史—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559 号

走 进 西 藏

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

范 稳 著

总 策 划：程志方

欧阳常贵

杨世光

责任编辑：周 祥

装帧设计：西 里

鞠洪深

《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项目组

张 维

刘存沛

瞿洪斌

李银和

周 祥

高 亢

西 里

雷启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2000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字数：279000

印张：12.625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装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899-4/I·757

定价：22.80 元

目录

1 第一章 藏东南，被“发现者”忽略的走廊

2 发现者和被发现者

6 通往西藏的走廊

人类对西藏的发现就像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永远充满着强烈的探寻欲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说明吐蕃之诱惑力的人”——每一个到过西藏的人都有自己的“发现”，不是

发现西藏，而是发现自己——从云南到西藏，从一个高原走向另一个高原，从一个“秘境”走向另一个“秘境”——数百年来众多无名马帮用自己的脚步、体能，乃至生命开拓了藏东南崇山峻岭中通往西藏的“茶马古道”——这是一条世界海拔最高的古道，下一个世纪人们进藏旅行的路线和方式，将优先选择从云南经陆路进入西藏。

16 第二章 巩本知，进入藏区的跳板

17 古城与古道

29 木府春秋，此消彼长的民族大砾砾

丽江古城是由道路码头而逐步形成的物资集散地——西藏文化与纳西文化有亲缘关系，纳西东巴文化是藏族宗教苯教文化之云南本土化的一种文化——到了丽江境内，你便可以感受到来自雪峰高原的丝丝气息扑

面而来，藏族人就像你久违了的某个邻居一样，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她们的家门前——丽江可以说是云南进入西藏的一个门户和跳板——“见乐过”，丽江古城的“小上海”——五六百年前的木府，就是纳西民族的“紫禁城”——东巴经《创世纪》中说：“藏、纳、白三个民族本是同父异母的三兄弟”——木氏土司以文治武功完成霸业，同时也使西藏各少数民族

相互融合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谁能透过木府的豪华盛宴看到仅仅四十年后的衰败呢？

47 **第三章 古道西风，被寻找回来的文明**

48 抢救纳西“百科全书”的人们

63 象山青松

76 与东巴为邻

纳西东巴经文和东巴象形文字被誉为世界文字史上的“活化石”——东巴文化和雪域高原文化，东巴教和藏传佛教，东巴

87 **第四章 丽江的宽容**

88 纳西活佛

105 孰——纳西人的兄弟

文化与宗教的包容性在我的滇藏之行所见到的第一个活佛身上，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光芒和魅力——丽江以上无和尚，丽江以下无喇嘛——冥冥之中的一只温暖的巨手牵引着一个“末代东巴”家孩子的人生方向，使他最终成为藏传佛教的活佛翁堆活佛人才难得，一定要把他请回来——活佛鼓励亲弟弟跟父亲学东

师和喇嘛或活佛，你若能带着友善的、对比的目光去看待之，你或许会发现藏纳两个民族在宗教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某种虚怀若谷的崇高精神境界——东巴文化险些“断档”——命运多舛的东巴文化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相助，让其传承的“香火”不至湮灭——抢救东巴文化，投资800万——即便星移斗转，东巴将成为你在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中的同行者。

巴，弘扬东巴文化——东巴文化，民族文化中的“孑遗物种”——“祭孰”就是祭祀自然，与自然重修与好——纳西人“祭孰”的自然观与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117 **第五章 西藏的前院**

118 进入神灵遍地的山水

127 十二栏杆的古诗和像梦一样的草甸

金沙江，从滇藏线进入藏区的人必须跨越的一道“天堑”——

峡谷是任何一个要从藏东南的崇山峻岭中进入西藏的人的通天之道——每一个到异地去旅游的人，都是那个地方“野蛮”的闯入者——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一个种族的人是与一个或多个种属的植物相关联的，民族众多的地方，植物种属就相应地要丰富多彩一些——“栏杆十二，雪岭千寻，鸟道羊肠，崎岖险仄”——小中甸给人的第一个感受，它似一场宁静而

一站，成为人们凭吊的遗址——在滇藏古道两侧，纳西人历史的背影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天堑金沙江并不能阻断藏、纳两个民族长久以来的经济文化交往——白地就是东巴们的“北大”“清华”——“释卜芝”，逐渐长大的白色花朵。

160 第七章 金沙江峡谷中的达摩

161 寻访达摩祖师洞

185 与苦修的活佛对话

维西，茶马古道上的又一个中转站——信仰是一个善于自省和品

湿漉漉的梦。

135 第六章 吉祥如意的地方

136 “胜利的坝子”，一个遗落在草原上的梦

150 圣地白水台

“迪庆”，在藏语中是“吉祥如意、和平宁静的地方”之意——要不了多少年，“香格里拉”一定会成为人们争相寻找的世外桃源——“建塘”，其意为“广阔的坝子”，或“胜利的坝子”——中甸古城像一个濒危的病人，正在一座城市历史的最后

位高尚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应该相信信仰的力量——古道一侧，竟还保留着四五百年前吐蕃为抵御木氏土司军队进攻而构筑的土碉堡之残垣断壁——最快肝义胆、最古道热肠的“撕毁合同”——达摩祖师，以苦为生活之必须，为精神之支撑的僧人，对苦难的渴望和需求，就像俗人对财富和美女的渴望和需求一样——“遵从自己的达摩虽死犹荣”——来自藏族家庭的孩子，被认定为纳西活佛的转世——在拉萨

被称为从“姜城”来的活佛。

197 第八章 古道苍茫

198 像土陶一样悠久

206 马脚子的故乡

滩堆村的土陶制造业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滩堆土陶在茶马古道上能“活着”保存下来，是意味深长的——祖宗的本领不能丢——奔子栏，茶马古道上散落在金沙江峡谷里一颗小珠子——奔子栏的木碗，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马脚子的故乡，赶三

一顿饭——造访喇嘛的“家”，“集体集体罗，个个个个罗”——年轻的喇嘛鲁茸都吉说：“考了大学又怎么样？当了老板又怎么样？”——辩经的喇嘛，在辩论中找到真理——二十岁的年轻活佛，拥有某种凡人一眼望去便会产生出敬畏心理的高贵气质——东竹林寺的晨鼓，直接击中你的灵魂——磕等身长头的孩子，喇嘛们的诵经声已深深地把他淹没了。

247 第十章 阿墩子，阿墩子

248 一个康巴人越过的生死关

年马就分一头骡子——奔子栏最后的马脚子，被多舛的命运扼住了咽喉。

217 第九章 东竹林，像村庄一样的寺庙

218 汉族人的神山和修行的尼姑

225 逃学的孩子为来世

233 寺中一日，体验暮鼓晨钟的生活来灵山，汉族人的保佑地——东竹林寺，康南地区讲修佛法最盛的寺院——僧侣们将东竹林寺建成了一座“寺庙中的村庄”——做法事念经修行的女尼，两天吃

260 最后一个天主教徒

264 百年教堂的孤独

在白茫雪山上死过一次的康巴汉子——“漏洞百出”的胃切除手术，让一个人变成了“鬼”——在濒临死亡的深谷看见了白茫雪山的杜鹃花——阿墩子，人们好像突然发现的一颗藏在深山多年的明珠——藏族天主教徒王玛丽的婚事不但跨越了两个民族，而且逾越了两种宗教——在藏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就像把一颗水土不服的宗教种子，千里迢迢呵送

到雪域高原——外国传教士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他们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教区——位于澜沧江畔的茨中教堂，像一件不合时宜的古董，突兀地陈设于一片汉藏风格相结合的土木结构房屋的村庄里——用藏语念圣经经文的张保罗，茨中村精通四种语言的人才。

277 第十一章 雪山峡谷的子民

278 梅里雪山和梅里石村

292 阴风岩的浊浪和溜筒江的溜索
“绒赞卡瓦格博”，河谷地带险峻

雄伟的白雪山峰——生前不朝拜梅里雪山，死后就没有好的归宿——梅里石村，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个驿站和它的风流传说——远走印度的格桑达娃漂泊苦难的一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与三江并流地域的峡谷比起来，不过是小小的一段风景而已——澜沧江为什么会把汽车吃下去——几处烟村临岩穴，千条溜索渡虚空——阿措如一只从高处扑过来的苍鹰，“啐”地一

下从西藏向着云南俯冲过来。

304 第十二章 穿越大峡谷

305 与马帮同行

315 央钦的孩子

峡谷与江水合谋，将一条人们费尽千辛万苦，寄予万般厚望的公路常常折腾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骑着没有马鞍的马穿越澜沧江大峡谷——遭遇泥石流和滚石。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当人们失去安全感和无依无助时，除了依助于信仰，求助于神灵，还有谁可以帮助他——和大峡谷的

现实相适应，在一个很苛刻的环境中，人的希望实际上很简单却很难达到——孩子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们看看央钦在这大峡谷中无奈摊开的双手。

323 第十三章 盐井故事

324 下盐井，纳西人最遥远的家乡

339 上盐井，澜沧江大峡谷中的耶稣

357 生活在别处

盐井镇是藏东南一个镶嵌在澜沧江大峡谷中的聚宝盆，同时也是这片贫瘠、险恶的地域中一块多元文化、多种民族交汇的“飞地”

——盐井是一口深不可测的历史文化之井——木氏土司走了，土司的子民却不会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最大的敌人不是种族和宗教的差异，而是生存问题——下盐井镇的历史与文化深藏在本地纳西人的心中，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髓正体现在他们丝丝缕缕的现实生活中——上盐井教堂，全西藏唯一尚存的天主教教堂——老少两代修女和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神父——曲增喇嘛主动向年轻的神父伸出了和解的

澜沧江大峡谷中的先民拥有得天独厚的卤水，也拥有得天独厚的太阳，于是，他们就拥有了紧缺的商品：盐——纳西人说，悬崖边只要有一个能打进圆木的小坑，我们就可以筑起一块盐田——在江边背卤水的纳西少女，选择了对一份沉重遗产的继承——在几乎不可能立足的地方，纳西人站稳了脚跟；在大自然唯一的恩赐面前，藏族人抓住了机遇——公正耿直的澜沧江不偏不倚，给

手，两颗不同信仰的心灵终于互相赢得了对方的宽容和理解——滇藏公路上的一场雨，就可让一个百万富翁去讨饭——对信奉天主教的小教民马利来说，泥石流早已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的生命中需要不断克服的一个困难。

371 第十四章 澜沧江两岸的盐田

372 纳西人站在澜沧江边的“脚”

382 自然懂得的最好

两边的盐田(或者说两个民族)以同等的恩赐和祝福。

395 尾声：追寻两个历史的背影



第一章

藏东南，被“发现者们”忽略的走廊

人类对西藏的发现就像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永远充满着强烈的探寻欲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说明吐蕃之诱惑的人”——每一个到过西藏的人都有自己的“发现”，不是发现西藏，而是发现自己——从云南到西藏，从一个高原走向另一个高原，从一个“秘境”走向另一个“秘境”——数百年来众多无名马帮用自己的脚步、体能，乃至生命开拓了藏东南崇山峻岭中通往西藏的“茶马古道”——这是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道，下一个世纪人们进藏旅行的路线和方式，将优先选择从云南经陆路进入西藏。



发现者和被发现者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末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或这份闲暇而高尚的情趣时，我们既为能荣幸地跨越一个世纪而自豪，也对自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追昔人类往日的骄傲与光荣而梦想连翩。这个梦想即通向未来之路，也回溯到从前。前者或许适合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对我们这一代出生在革命传统年代、成长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人来说，似乎更倾向于将无边无际的梦，与一些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伟大前辈相“驳接”——在网上时代，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词汇吗？

让时光倒流、回到从前，重新审视前人的步履，大约没有一个人能将这个小小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发展历史——一看清。也许一个地方的文明发展史就足以代表世界文明的进程；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这种代表性又呈现出多姿多样的色彩，它的人文景观是没去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是超越于人类认识常规和基本生存经验的。对这种地区的发现和文明发展经验的总结，就必然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西藏，对人类的发现史和认识过程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既令人魂牵梦绕，又扑朔迷离的人间最后净土。

翻阅西藏的发现史——针对于一切外来者而言，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球之巅，是怎样一块坚韧而寂寞的处女地！又是怎样一个涅槃如喜马拉雅的人类最后精神家园！也许正是基于此，人类对西藏的发现就像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永远充满着





强烈的探寻欲望。那时的西藏在贪婪的西方人眼中和盛产黄金有关，因为很早以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就传说在印度北部及喜马拉雅山一带有“蚂蚁掘金”的神奇故事^①，这样的故事一直到 20 世纪初叶还被到西藏探险的西方人津津乐道。实际上，在哥伦布远航探险之前的几百多年里，处于亚洲腹地的西藏，其神秘的领地就被好奇的西方旅行者和坚韧的传教士不断闯入。当然，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进入到拉萨地区，他们只是在西藏的周围转悠。如最早记述“波黎吐蕃”的意大利传教士柏郎嘉宾（1182 年—1252 年），受教皇派遣出使蒙古，他所能到的离西藏最近的地方大约在青海湖以西一带^②。而闻名遐尔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 年—1324 年）在中国旅居了近二十年，曾经旅行到了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他在那里遇到了不少的吐蕃人，“并使他得以形成西藏文明的某种思想”。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在其著名的《马

① 公元前 5 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记述有他从印度旅行者口中听到的在印度河上游地带的五河地区，有一种蚂蚁，比狗小，但又比狐狸大，它们在地下筑穴时把沙子挖出来，而这些沙子中就饱含黄金，居住在这一点的人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盗沙金。如果他们跑得稍慢一些，就会被那些可怕的蚂蚁吃掉。后人根据蚂蚁掘金传说所产生地区的地理位置，推断就是西藏的拉达克或羌塘等地。参见伍昆明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1241 年蒙古骑兵冲到了多瑙河一带，然后又神秘地撤退。欧洲人担心蒙古人会卷土重来，并由教皇英若森四世派遣了柏朗嘉宾修上和劳伦特修士出使蒙古，名义上是去向蒙古可汗宣扬基督教教义，实则二人肩负收集蒙古军队势力、意向和战略计划的情报。参见米歇尔·泰勒著：《发现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可·波罗游记》中用两章的篇幅专写他心目中的“西藏”风俗人情，被誉为是“第一位说明吐蕃之诱惑力的人”。^①

但是，那时欧洲对西藏的了解仍然微乎其微，“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谈论的西藏只不过是一些与西藏接壤的地区而已。人们在谈论西藏的情况时，往往要加上‘听别人说’这样的前提。谁也没有到过这片土地”。^②

毋庸置疑，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影响深远，在以后的几百年里，西方掀起了一个由西向东的旅行热潮，那是一个人类大发现的时代。职业旅行家、探险家、商人，以至后来的传教士，纷纷跨越中亚进入印度和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带。尤其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已成人类历史上的洪水猛兽，伴随而来的传教活动使得一批批的传教士成为这片宁静土地的急先锋。他们“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这是西方与西藏地方直接接触的开始”。^③

现在，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宗教界，都公认第一个到达雪域之地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1580年—1632年）。那时人们传说在西藏有基督教徒，安夺德神父带着寻找基督知音的原始想法跟随一群印度香客从德里出发，他们越过喜马拉雅难以逾越的雪山，终于

① 参见米歇尔·泰勒著：《发现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G·M·托斯卡诺（意大利）著，伍昆明、区易炳译：《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会》，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有十多批，他们分别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传教士。参见伍昆明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1624年（明熹宗天启四年）进入到西藏的古格王国（即现今的阿里地区）。两年后，在古格国王的支持下，安夺德在西藏建立起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安夺德也被誉为第一个把藏族文化展示给西方的传教士。^①

自此以后，西藏被西方所逐步“发现”，雪域高原不再神秘。

1903年—1904年，英国远征军在臭名昭著的指挥官弗兰西斯·荣赫鹏上校的指挥下用刺刀挑开了拉萨的大门，西藏就不仅仅是被“发现”，而是被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而凶恶的强盗入侵了。

从1905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西藏再次向西方紧闭了她铁幕一般的大门，一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雪域高原，西藏才向世界缓缓展开了她美丽多彩的身姿。

无论是一批批的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还是荣赫鹏的远征军，西藏绝对不是经他们的“发现”才存在，他们的“发现”最多也仅仅是西藏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文化层次、某一种社会风俗而已。在当今社会西藏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我想一是在于西藏本身的魅力（这个魅力包含的内容太多太丰厚，以至于任何一个人从西藏归来，都可以写一本到多本的书，如果他愿意的话）；二是由于西藏这些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她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单靠到西藏旅行一两次就宣称某种对西藏的“发现”的

^① 同安夺德同行西藏的还有葡萄牙人马努埃尔·马科斯修士。参见伍昆明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话，那这种“发现”一定很粗浅轻浮。

而对于真正对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她善良虔诚的人们抱以深厚感情的人来说，西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不论是去过的还是未去的，但是与人一提到西藏却又欲说还休。似乎她是我们的某个梦中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可以洗涤自己被世俗玷污了灵魂的地方，是纯朴无邪的童年某种放大的回归……对西藏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美好比喻——就像我们很多的美好祝福一样，每一个到过西藏的人都有自己的“发现”，不是发现西藏，而是发现自己。

正如著有《发现西藏》一书的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在其书中所说那样，“事实上是东方首先闯入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东方”。

发现者与被发现者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尤其是当那个被发现者自身魅力无穷时。

西藏之于我，大约正是这种关系。与其说我参加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走进西藏”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是试图走进西藏的文化、历史、风俗以及灵魂的话，倒不如说在雪域高原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灵魂洗礼。这并不是我在这里故作姿态，因为面对西藏这块民族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你永远只有以谦逊的心情，去一步一步地体味西藏，触摸西藏，感知西藏，并且为她歌唱。

通往西藏的走廊

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有些像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寂寞高手，千百年来高居于众山之巅。渺小的人类在





她的面前需要仰视，需要祈祷，更需要以某种敬畏的心态向她朝拜。不要说那些不同肤色和人种的外国人，就是在本世纪末的中国，人们也将能去一次西藏视为一件幸事，视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甚至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出国容易，去西藏难。

打开今日中国的地图，再对照数百年来人们“发现西藏”的有关典籍，我们不难看到，若大的西藏似乎像一个封闭严密的城池，在她的西面和南面有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北面是终年白雪皑皑的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博大浑厚、绵延数千里的巨大山系，东面则是切割纵深、地势陡峭的横断山山系。西藏千百年来孤独并非是由于其自身的孤傲与自闭而拒绝世人的朝拜，翻阅西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 20 世纪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国传教士来到这个世界上政教合一、宗教制度最为严格、宗教思想最为普遍的地域传教，基本上是持兼容大度的态度。藏传佛教并不把相异于它的其他宗教视为异端邪说，从 16 世纪以来，外国传教士在阿里、卫藏地区所建立起来的天主教区，以及发展的大批藏族教民，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但上述那些难于上青天的山系、山脉，很大程度上阻绝了人们去“发现西藏”的步履，即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通往西藏的道路也就那么为数不多的几条，更遑论几个多世纪前人类对地球的大发现时期，也许那时在西方世界的职业探险家看来，去西藏探险，远比到美洲、非洲以及南亚群岛艰难得多。从中原地带进入西藏最容易的路线是经青海翻越唐古拉山，即史家所称的青藏高原“麝香丝绸之路”，现在的青藏公路就是走的这条线，它也是长久以来



内地和西藏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解放后人民政府修通了几条通往西藏的公路，一是有名的川藏线，一是不太有名的新藏线、滇藏线——至少对许多内地人来说，从陆路上由新疆到西藏和从云南到西藏似乎闻所未闻。如今人们如果有幸到西藏，除了从青藏线进藏外，更多的是从天上飞去。因为从其路况和行车条件来说，川藏线、滇藏线和新藏线受气候、地理条件影响较大，一到雨季和漫天大雪的冬天，塌方、泥石流、冰雪封山，都可能随时使这三条公路成为“死路”。

从国外进入西藏的道路因为众多的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遗留下来的文献，使其在国际社会上比较为人所知，但中国人就十分陌生了。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西北方向一线有许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山口，在几百年以前，它们就成为到西藏探险的外国旅行家的必经之路。比较有名的如位于锡金王国的甘托克城，就和西藏著名的口岸亚东相隔不远，1903年前后英国侵略远征军就是从这一带侵入西藏，一路地血腥屠杀，经江孜而进入到拉萨的。这是一条从国外进入拉萨最近的路线。尼泊尔王国的加德满都，也是西方人进入西藏前的一个落脚点；而在西藏的西北方向，则有从前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们从新疆、克什米尔地区进入后藏地区常走的线路，当然也有少部分外国人经青海从藏北地带进入西藏。但在到过西藏的外国旅行者对这片雪域高原的描述中，有关纪录卫藏地区的地理风貌、人文景观和探险经历的相当多，其他地区则相对少些，甚至是空白。

而藏东至藏东南一带，却鲜有外国旅行者的足迹。以

